

安庆人物

流年碎影

## 萧瑟：大龙山脚下走出的国画大家

陈恒

萧瑟《拟龚贤深山访友图》。  
安庆博物馆藏

安庆的龙山巨石摩天、秀木含荫，自古是皖垣文人骚客流连之地，亦是孕育奇才的地方。有清一代，龙山脚下出过传奇状元、画家龙汝言，更出过被时人称誉为书法“国朝第一”、篆刻开宗立派的邓石如。清末民国时，灵秀的龙山风水间还诞生了一位中国近代艺术史上卓有成就的大画家，“京派”的重要成员——萧瑟。

萧瑟，字谦中，号大龙山樵，1883年出生于龙山脚下，

即今安庆市宜秀区杨桥镇龙山村萧家老屋。萧瑟自幼聪颖，记忆力和模仿力都很强，但凡见过的画作，皆可背临且极为相似。弱冠之年，和很多有理想抱负的青年人一样，萧瑟背井离乡，来到了清政府的首都北京闯荡。习画之初，萧瑟在皖省客京的名画家姜筠和陈衍庶门下学习山水。这二人都是怀宁同乡，山水都推崇被尊为“四王”之一的王石谷一路，这使得萧瑟打下了坚实的传统绘画基础。勤奋和天赋让萧瑟的画艺进步很快，不久，师父姜筠的一些应酬之作，就由二十出头的萧瑟代为绘制，其笔墨乱真，几乎无人能辨识出来。据画家胡佩衡先生介绍，后来因为师父姜筠对待萧瑟苛刻，萧瑟选择了离开，随友人遍游西南名胜，又赴东北待过一段时间。其间，萧瑟虽然不算得意，但是沿途或雄健或秀美的山山水水，给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造化之助，同时广交各地艺友良师，亦为他将来绘画艺术做了大量积累。

辛亥革命之后的北京已经集聚起了众多艺坛精英，不同艺术主张、不同艺术风格在那里风云际会，并使之成为北方文化的重镇。1918年，国立北平美术学校成立（后改称北平美术专科学校），萧瑟与陈师曾、姚华、王梦白等人任中国画教师。1920年，画家陈师曾、金城、周肇祥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以“精研古法、博取新知”为宗旨的兼有画会和艺术教育性质的团体——中国画学研究会，时年三十八岁的萧瑟被推为研究会评议。在担任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和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教师的过程中，萧瑟先后结识了陈半丁、胡佩衡、齐白石等人，这些画家经常相聚切磋技艺，举办展览、出版书刊、弘扬画学，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中，萧瑟的画艺愈发精进。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并部分开放，1927年，萧瑟与罗振玉、陈汉弟、马衡等被聘为古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能够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清宫旧藏名画，加之珂罗版影印画册技术的提高，为萧瑟临摹学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同时，随着清末民初宫廷与旧家藏品大量流出，众多古代书画辗转于琉璃厂寄售，传统文化资源得到公开传播，画家与文人能够饱览真迹领悟古法，继而借古开今。浸淫在旧都这样浓厚的艺术氛围中，又有幸饱览不少精罕珍贵的古代书画名迹，加

之先前出游积累的丰富山水素材，萧瑟的艺术风格酝酿着巨大的嬗变。

一切，缘起于一次图画展览会。在这次展览会上，萧瑟看到了明末遗民画家石涛、梅清、龚贤等人的画作，深受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他深为这三位画家作品的气韵深厚而折服。萧瑟早已藏于内心的艺术才华开始似火山一般喷薄而出，实施起“中年变法”，上溯宋元、下追明清。

从此，他的画中开始出现石涛之浑朴深厚、梅清之清俊高逸、龚贤之色、墨浓郁，他以自己的理解使赋彩亮丽精致，完全融入了一个全新的墨彩世界。此时，萧瑟刚刚步入不惑之年，此刻，萧瑟的艺术之花终于绽放。

纵观萧瑟“变法”之后的绘画，尽管得之于石涛、梅清、龚贤颇多，但个中仍然有自己的思考以及自己强烈的艺术风格。例如，萧瑟在《扶杖行吟图》的款识中就写道：“石涛才气固高，往往纵恣太过，不若石谿浑厚。”又，在《雪山山色图》中，“用李营邱法”。实际上，萧瑟的艺术面貌是丰富多样的，以致学界流传有“黑萧”、“彩萧”、“赭萧”、“白萧”的说法。“黑萧”最得龚贤之韵，积墨浓重，对比强烈，墨色层次丰富；“彩萧”是青绿山水，艳丽丰腴，却无半点俗气；“赭萧”为浅绛技法，疏朗明快，常写秋山萧索，往往最得山野意趣；“白萧”则为淡墨写就，简洁精到，清秀超逸。

当时的画坛，都对萧瑟的作品赞赏有加，曾有评论：“山水用笔苍浑、气势雄壮，在近日画界允推第一。”

常年客居他乡，萧瑟一直惦记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里。他的作品中的钤印中总是出现“龙眠居士”“大龙山樵”“怀宁萧瑟”“龙山萧瑟”、“家在龙山石树巅”的字样，甚至直到六十二岁离开人世之前，先生还刻有“龙樵六十以后作”的朱文印。实可惜天不假年，1944年，已是“京派”大家的先生与世长辞，再也不能创作出更多精彩的艺术作品，奉献给所有热爱艺术的人们。但先生既逝，艺术不朽，他所绘制的一幅幅精彩绝伦的绘画作品，已经成为瑰宝。特别是他汲取传统养料，加以融合并使之转化为自身艺术风格的宝贵经验，尤其值得当代人学习和借鉴。萧瑟先生真正实践了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宗旨——“精研古法，博取新知”。

## 站桶

黄骏骑

站桶，顾名思义就是站立的桶状物。不过，它可不是用来挑水的水桶，也不是储存谷物的木桶，而是在几十年前的冬天为小孩子取暖御寒的必备用品。

制作站桶的材料，以干燥的杉木为上品，用起来轻便、牢固、不变形。只是那年月杉木很金贵，农家用的多是松树。那时候，山林是集体的，偷砍树木轻则罚款，重则判刑。我家的那只站桶的木料，是在有一年青黄不接的三月份，家住水吼深山里的一位亲戚偷偷摸摸砍来松树段子，来我家换点粮食回家糊口得来的。怕被别人看见，母亲小心翼翼地将松树段子靠在房屋后的阴沟边晾干。还没入冬，母亲就张罗着延请木匠师傅来家中打制站桶了。

站桶构件虽简单，但制作起来还是蛮复杂的。杨师傅那时候年纪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匆匆吃过早饭，他就动手干了起来。首先将松树段子锯成厚度均匀、长度合适的木板，再用刨子刨得平整光滑。站桶是个圆锥体，上面的桶口圆周的，而底部则比上口大，至于比例是多少，只有杨师傅自己心中有数。稍事休息，杨师傅用墨斗在每块木板上划定相应的线条，再在那儿打好孔，用竹签子当钉，把木板围起来。不一会儿，像魔术师变戏法，站桶在杨师傅手中一下子站立起来。用铁丝打好腰箍，接着，在站桶的下半部前后打上两个孔口，插上一根蛮实的木栓，在站桶里放上一块带花孔的木板。这木板，既可以让下面火钵里的火劲上来，为站桶增温，又能让小孩子站立。一天下来，七手八脚，一只崭新的站桶打制成功了。母亲围着它左看右看，轻手轻脚端起又放下，连声夸赞杨师傅的手艺好。

进入“小雪”，气温骤降，北风呼呼地刮着，冷飕飕的。站桶闪亮登场了。桶口不大不小，七八个月乃至两三岁的孩子，正好可以从桶口“塞”进去。清晨，母亲起床后收拾停当锅台，第一件事就是把站桶扳斜，从底部抽出火钵掏灰。火钵是家乡痘姆窑厂烧制的专用品，也有的用断了柄的火炉或破旧搪瓷盆替代。掏灰要恰到好处，倒净了，装炭火容易使火钵炸裂，留多了又装不下多少炭火。然后，从锅灶角下的炭坛里铲些腐炭或窑煤，倒进火钵里。点燃干燥的引火柴，撑着松树棒子，灶膛里的火烧得“哔剥”作响。趁干柴没完全烧尽，赶忙铲到火钵里，盖上滚烫的柴灰。一会儿，火钵就暖了，放进站桶下面，随手将孩子的棉衣捂在站桶口上。这时候，床上的小弟也醒了，吵着要起床。母亲手脚麻利地把孩子穿上衣服，系好围裙，放进站桶里，孩子浑身上下暖烘烘的。母亲一边烧饭，一边察看站桶里的温度，火劲太大，孩子热得受不了；炭没烧着，冷冰冰的更不行。

站桶给小孩子在寒冬带来温暖，还可以让母亲腾出手来，做些家务事。岁把大的孩子站久了，就哭闹着要从站桶里下来，不小心还会把大小便拉在站板上，踩到脚下。闻到了刺鼻的气味，母亲抱下小弟，抽下中间的横栓，洗刷托板晾干再用。那个年代，农村的孩子们几乎没有不是在冬天的站桶里长大的。

